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卷十五

宋樓昉編

東漢三

章帝

五十四

趙憙太傅牟融太尉詔

永平十八年十月

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熹三世在位為  
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熹為太傅融  
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  
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  
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

詔報張輔

見本傳即  
位數月後

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  
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今賜裝三十萬其亟之官

詔覈實受稟

建初元年正月

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廩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覈  
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  
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  
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  
督察尤無狀者

詔順時令理冤獄

正月

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

卷十五  
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  
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  
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寃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  
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地震舉賢良詔

二月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  
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  
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

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令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眵畝不繫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報東平王蒼書

見本傳地震在三月則此報書疑當在三四月間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間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灾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維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

貶阜陵王詔

傳云建初中本紀在元年十一月

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為王受愆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於理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誠哉

糾嫁娶非法者詔

二年三月

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



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  
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  
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  
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  
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  
夏

明德馬皇后辭封爵諸舅詔

二年夏見  
皇后本紀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

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  
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  
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  
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  
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  
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  
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  
如游龍倉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

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明德馬皇后報皇帝

二年夏見皇后本紀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  
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  
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  
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  
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  
急有胷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  
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切責竇憲

當附建初二年  
末見竇憲傳

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

詔論五經同異

四年十一月

蓋三代尊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

帝以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賜東平王蒼琅琊王京書

三年東平王傳

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鴛過山陵浸遠  
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  
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  
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  
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頃反虜尚屯  
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寧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  
言至戒望之如渴

封三舅太后報皇帝

四年馬  
皇后紀

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

日食舉直言詔

五年二月庚辰

朕新離供養，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卿已下，其舉直言。



卷十五  
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  
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

禱雨詔

甲  
申

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愆  
如焚凶年無時而為備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  
怵怵痛心疾首前代聖君博思咨諏雖降灾咎輒有開  
匱反風之應今予小子徒慘慘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  
獄錄輕繫禱五獄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

崇朝徧雨天下之報務加肅敬焉

詔糾獄吏迫脅無辜

三月

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

求賢詔

五月

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

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

補任

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勿名詔

六年冬見東平王蒼傳

禮伯父歸寧乃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况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

廢太子慶詔

建初元年見清河孝王傳本紀在七年六月甲寅

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

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大義滅親况降  
退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祚導  
達善性將成其器盖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豈若嫡  
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為皇太子

詔賜公卿助祭錢

七年八月

祖考來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  
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  
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

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  
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  
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東平王蒼辭歸國賜手詔

八月見  
本傳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  
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  
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禁行幸勞擾詔

九月

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  
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  
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  
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岐山獻銅器白鹿詔

十月

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  
曷為來哉

東平憲王整賜策

八年三月  
見本傳

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浴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於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傳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兢兢靡有所終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旗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蒐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

詔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

八年

十二月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  
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  
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  
義焉

留馬光京師詔

建初八年  
見馬防傳

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  
之其令許侯思憊田盧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陽之情

賜流民公田詔

元和元  
年二月



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  
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自牛  
疫已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  
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  
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債種餉貫與田器勿收租五  
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詔禁考掠

七月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筭長短有數自往者大

獄已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  
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  
禁

改元詔

八月

朕道化不德吏政失和元元未諭抵罪於下寇賊爭心  
不息邊野邑屋不修永惟庶事思稽厥衷與凡百君子  
共弘斯道中心悠悠將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為元和  
元年

詔除禁錮

十二月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詔賜鄭均毛義穀

元年見均傳

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

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  
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  
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

罷嚴宣歷學詔

元年見  
律歷志

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  
以聾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  
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為能傳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  
律其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

胎養令

二年正月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

詔用安靜之吏

正月

方春生養萬物葶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

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陽令  
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  
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  
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  
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  
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  
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改用四分歷詔

二月甲寅  
律歷志

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河圖曰  
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  
封刻政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祇畏不敢荒寧予末  
小子託在於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拯濟元元尚書  
璇璣鈴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  
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况乎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慙焉間者以來政治不得陰  
陽不和灾異不息癘疫之氣流傷於牛農本不播夫庶

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關矣將何以補之書  
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  
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克岱宗同律度量  
考在璣衡以正歷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  
斗歷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  
域行度轉差浸以謬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  
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  
四分數之立春日也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迂用望平



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  
聖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獲咸喜以明  
予祖之遺功

議增修羣祀

二月  
甲寅

今山川鬼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增修羣祀以祈  
豐年

賜三老孝弟力田帛

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具

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

巡狩赦天下詔

朕巡狩岱宗崇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勲其二王之  
後先聖之肩東后蕃衛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  
百僚從臣宗室衆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蔥嶺之西冒  
刃之類跋涉懸度陵踐阻絕駿奔郊時咸來助祭祖宗  
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薦  
慙愧祇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歷數既從靈

耀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諸犯罪不當得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羸無出今年田租芻橐

鸞鳳見賜爵詔

五月

乃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鳥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熒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羊酒

禁十一月以後報囚

七月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還北單于生口詔

元和二年冬南匈奴傳

昔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境堠之人屢嬰塗炭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

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勅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興禮樂詔

見曹  
褒傳

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

以績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  
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况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慙焉

詔齊相賜江革粟詔

見江革傳  
元和中

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  
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  
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  
不幸祠以中牢

詔報袁安

元和二年  
見袁安傳

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衍衍  
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  
各冠履

稟給孤幼

三年  
正月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憺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  
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

律

以肥田賦貧民詔

二月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紫岱宗為人祈福令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於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



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  
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勅御史司空

二月

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  
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  
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又興禮樂詔

元和三年  
見曹褒傳

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

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於史官朕夙夜祇畏上無以彰於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克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

詔報朱暉

傳云元和中當附三年末

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蹇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

敕出朱暉等

同前

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

改章和元年詔

七月

朕聞明君之德啟迪鴻化緝熙康乂光照六幽訖惟人  
面靡不率俾仁風翔於海表威靈行乎鬼區然後敬恭  
明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  
乃者鳳皇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  
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祇畏上天無以彰於先功今改元  
和四年為章和元年

收下博侯晃及母太姬璽綬削利侯剛戶封詔

章和元年七月  
見齊武王續傳

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宗尊為小君宮衛周備出有輜輶之飾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晃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於理其貶晃爵為蕪湖侯削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於法理以墮宗緒其遣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

復阜陵王爵詔

章和元年九月  
見阜陵王延傳

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禎幹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為五縣以阜陵下溼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賜各有差

兩漢詔令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漢詔令卷

十六至  
二十三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唐 燦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卷十六

宋樓昉編

東漢四

和帝三十一

皇太后詔

章和二  
年三月

先帝以明聖奉承祖宗至德要道天下清靜庶事咸寧  
今皇帝以幼年荒荒在疚朕且佐助聽政外有大國賢

王並為蕃屏內有公卿大夫統理本朝恭已受成夫何  
憂哉然守文之際必有內輔以參聽斷侍中憲朕之元  
兄行能兼備忠孝尤篤先帝所器親受遺詔當以舊典  
輔斯職焉憲固執謙讓節不可奪今供養兩宮宿衛左  
右厥事已重亦不可復勞以政事故太尉鄧彪元功之  
族三讓彌高海內歸仁為羣賢首先帝褒表欲以崇化  
今彪聰明康彊可謂老成黃耆矣其以彪為太傅賜爵  
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朕庶幾得專心內位



於戲羣公其勉率百僚各修厥職愛養元元綏以中和  
稱朕意焉

罷鹽鐵詔

四

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  
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  
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  
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  
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

全史卷之八十二  
卷十六  
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勅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  
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策韋彪

二年夏  
見彪傳

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  
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  
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

匈奴平薦功祖廟詔

永元元年  
閏七月

匈奴背叛為害久遠賴祖宗之靈師克有捷醜虜破碎

遂掃厥庭役不再籍萬里清蕩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  
堪有司其案舊典告類薦功以章休烈

封竇憲等詔

二年竇  
憲傳

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  
氏舊典並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鄜侯景  
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戶

北狄西域降附賜錢帛詔

三年  
十月

北狄破滅名王仍降西域諸國納質內附豈非祖宗迪

哲重光之鴻烈歟寤寐歎息想望舊京其賜所過二千石長吏已下及三老官屬錢帛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癘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封班超詔

三年十月  
見班超傳

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

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  
集於寘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  
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  
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讐司  
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  
遠侯邑千戶

詔求曹相國後

三年十  
一月

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

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循其遠節每有感  
馬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  
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

覈實貧民戶口人數

五年  
二月

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  
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鬻為貲而豪右得  
其饒利詔書實覈欲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  
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

選舉詔

三月

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分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勅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

勅張蕃

五年見  
張輔傳

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  
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  
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傴僂勿露所勅

報梁王暢詔

永元五年中  
見梁王暢傳

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今  
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  
志匪由於咎在彼小子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王其



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  
吉強食自愛

舉賢良詔

六年  
三月

朕以眇末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凶  
饑流亡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歎用  
思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於下有司不念寬  
和而競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甚非所以上當天  
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

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

選郎官任典城者

七年四月

元首不明化流無良政失於民謫見於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寬是以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其人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

災異求助詔

八年九月

蝗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

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惘矜思弭憂釁昔楚莊無  
灾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灾變百  
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寬虐恤鰥寡  
矜孤獨思惟致灾興蝗之咎

手詔勿議降黜太后

九年見竇  
皇后紀

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  
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  
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

追封梁竦制

九年十月  
見梁竦傳

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  
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興事覽於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  
典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  
愍侯比靈文順成侯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以  
慰母心

疏導溝渠詔

十年  
三月

隄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塞令廢慢懈不以  
為負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以為煩擾  
將顯行其罰

褒劉愷詔

十年見  
劉愷傳

故君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  
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  
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

禁踰侈詔

十一年  
七月

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竒巧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詔擇良吏

十二年二月

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

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  
委任下吏假執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  
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  
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  
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  
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  
鰥寡孤獨篤癘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令民半入田租

十三年  
正月

荊州比歲不節今茲淫水為害餘雖頗登而多不均決  
深惟四民農食之本慘然懷矜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  
租芻稟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

緣邊歲舉孝廉詔

十三年十一月

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脩良吏進仕路狹撫  
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  
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班刻漏四十八箭詔

十四年十一月  
見律歷志



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  
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  
令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為  
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  
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為刻少所違  
失密近有驗令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  
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

稟給流民詔

十五年閏正月

流民欲還歸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

詔報張禹

十五年見張禹傳

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

免王侯就國詔

十五年見清河王慶傳

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

察苛吏詔

十六年七月

今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霑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  
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  
奉秋令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

太后策周馮貴人

見鄧太  
后紀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  
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  
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  
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

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  
頭上步搖環佩加賜各一具

太官不受獻詔

無歲月  
姑附此

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  
太官勿復受獻

兩漢詔令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卷十七

宋樓昉編

東漢五

殤帝<sup>四</sup>

皇太后詔

延平元年五月

皇帝幼冲承統鴻業朕且權佐助聽政兢兢寅畏不知所濟深惟至治之本道化在前刑罰在後將稽中和廣

三五七  
卷十七  
施慶惠與吏民更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來諸犯禁  
錮詔書雖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復為平民

減服御詔

延平元年六月

自夏以來陰雨過節煥氣不效將有厥咎寤寐憂惶未  
知所由昔夏后惡衣服菲飲食孔子曰吾無間然今新  
遭大憂且歲節未和徹膳損服庶有補焉其減太官導  
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

出掖庭宮人詔

朕以無德佐助統政夙夜經營懼失厥衷思惟治道由  
近及遠先內後外自建武之初以至於今八十餘年宮  
人歲增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  
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宮人皆為庶民以抒幽隔鬱  
滯之情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癯羸老皆  
上其名務令實悉

勅司隸校尉部刺史覈實水灾

七月

夫天降灾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灾妨害秋稼

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  
蔽灾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  
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  
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  
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  
傷害為除田租芻橐

兩漢詔令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卷十八

宋樓昉編

東漢六

安帝十九

皇太后詔延平元年

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  
望成就豈意卒然顛沛天年不遂悲痛斷心朕惟平原

王素被痼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唯長安侯祐質  
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詩論篤學樂古仁惠愛下年已  
十三有成人之志親德係後莫宜於祐禮昆弟之子猶  
己子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其以祐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

立皇帝策

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侯祐孝和  
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

孝章帝世嫡皇孫謙恭慈順在孺而勤宜奉郊廟承統  
大業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後其審君漢國允執其中一  
人有慶萬民賴之皇帝其勉之哉

檢勅外戚賓客詔

無年月必是臨朝初  
見和熹鄧皇后紀

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認詞至有濁亂奉  
公為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  
將軍隲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  
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

舉明習陰陽災異者

永初二  
年七月

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璇璣以齊七政朕以不德  
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饑流羌貊叛戾  
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  
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  
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  
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  
明以詔書博行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

承天誠

令王主官屬通得外補

九月

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以王石為郎中詔

二年見  
王渙傳

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右扶風尹翁歸

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憇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勤

詔公卿勿以災異自貶

三年三月

朕以幼冲奉承鴻業不能宣流風化而感逆陰陽至今百姓饑荒更相噉食永懷悼歎若墜淵水咎在朕躬非

羣司之責而過自貶引重朝廷之不德其務思變復以  
助不逮

詔舉有道術達於政化之士

五年閏  
二月

朕以不德奉郊廟承大業不能興和降善為人祈福灾  
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  
徵發重以蝗蟲滋生害及成麥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  
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傳曰顛而不  
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將何以匡救

濟斯艱危承天誠哉蓋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賢顯善  
聖制所先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  
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  
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  
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詔封二十八將詔

六年見  
馮異傳

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  
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



光耀萬世社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  
惟勲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  
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况此未遠而或至之祀朕  
甚憇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  
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遺  
功焉

禁非時供薦新味

七年正月見和  
憲卸太后傳

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或穿掘萌芽味無

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

旱蝗詔安輯黎元

元初二年  
五月

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災異不息憂心惶懼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今羣飛蔽天為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邪三司之職內外是監既不奏聞又無舉正天災至重欺罔臯大令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其務消救災青安輯黎元

霖雨傷稼詔

四年七月

今年秋稼茂好，可收穫而連雨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申制度科品

五年七月

卷十八

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  
人離荒危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  
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  
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  
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  
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恤貧弱詔

六年三月

夫政先京師後諸夏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  
貧窮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其  
賜人尤貧困孤弱單獨穀人三斛貞婦有節義十斛甄  
表門閭旌顯厥行

詔河南尹豹等

六年見和熹  
鄒太后紀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  
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  
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墻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貶樂成王萇詔

建光元年四月  
見樂成王黨傳

萇有醜其面而放逸其心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

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必芬慢易大  
姬不震厥教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娉娶人妻饋遺婢妾  
毆擊吏人專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  
議不忍致之于理其貶莠爵為臨湖侯朕無則哲之明  
致簡統失序固以尉承大姬增懷永歎

詔高句驪

高句驪傳云建光元年高句驪率馬韓滅貊圍玄菟夫餘王遣子與州郡

并力破之與本紀合但傳云明年乃下詔而建光無二年當載於延光元年

遂成等桀逆無狀當軒斷菹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

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  
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後不與縣官戰鬥  
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  
之

舉刺史二千石令長詔

延光元年八月

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視事一歲已上  
至十歲清白愛利能勅身率下防姦理煩有益於人者  
無拘官簿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墨綬隱親悉心



勿取浮華

廢太子保詔羣臣

三年九月  
見來歷傳

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  
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謹諱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  
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  
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

兩漢詔令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卷十九

宋樓昉編

東漢七

順帝 十九

封孫程等詔

見孫程傳延光四年十一月丁巳孫程等迎濟陰王即位戊午閭顯

兄弟下獄誅此詔即此日下也

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

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闔顯兄弟謀  
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  
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  
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懷忠憤發戮力  
協謀遂掃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  
不報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潯陽侯食邑萬戶  
康為華谷侯國為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  
戶彭愷為西平昌侯孟叔為中廬侯李建為復陽侯各

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襄信侯楊佗為山都侯陳予為下雋侯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

大赦天下詔

永建元年正月

先帝聖德享祚永早棄鴻烈姦慝緣間人庶怨讟上干和氣疫癘為灾朕奉承大業未能寧濟蓋至理之本稽弘德惠蕩滌宿惡與人更始其大赦天下

追策宋漢

元年見  
宋弘傳

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  
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載邊人用寧予錄乃勲  
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剋而終朝  
廷慙悼怛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令  
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絲羔羊  
之潔焉

祠楊震策

見楊  
震傳

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  
上天降威災青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  
彭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  
魂而有靈儻其歆享

增東海王臻食邑詔

二年見東海王彊傳

東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  
而能克己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  
士寢苦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

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為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

又赦天下詔

四年正月

朕託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庶獄彌繁憂悴永歎疾如疾首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遘已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嘉與海內洗心自新其赦天下從甲寅赦令已來復秩屬籍三年正月已來還贖其



閻顯江京等知識婚姻禁錮一原除之務崇寬和敬順  
時令遵典去苛以稱朕意

封還大珠詔

五月

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  
太守文龍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  
今封以還之

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

六年十一月

連年灾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贍恤窮匱而百姓猶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  
卷十九

四

有子菁流亡才經君鼎屛心急惟恐淫才宣長美推

上益下書稱安民則惠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橐

禱雨詔

陽嘉元  
年二月

政失厥和陰陽隔并冬解宿雪春無澍雨分禱祈請靡  
神不禁深恐在所慢違如在之義今遣侍中王輔等持  
節分詣岱山東海滎陽河洛盡心祈焉

舉孝廉限年詔

十一  
月

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

賤秦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

簡核刺史二千石詔

閏十月

問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灾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  
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  
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  
序先後精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

地震求直言詔

二年五月

朕以不德統奉鴻業無以奉順乾坤協序陰陽灾眚屢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  
卷十九

五



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譴怒大變仍見春夏連旱寇  
賊彌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與海內洗心更始其大  
赦天下

策周舉

三年見  
周舉傳

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協大中頃年以來旱  
灾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羣  
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效何由分別  
具對勿有所諱

日食詔上封事

永和元年正月

朕秉政不明灾眚屢臻典籍所忌震食為重今日變方遠地搖京師咎徵不虛必有所應羣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靡有所諱

詔問灾異

永和元年見周舉傳

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公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變動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灾異宜加顯謚列於

昭穆

褒張綱詔按本紀漢安元年末書廣陵賊張嬰等詣張綱降傳云綱在郡一年卒則

此詔當在漢安二年

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  
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  
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  
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案行地震諸郡

建康元年正月

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來地百  
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殺害民庶夷狄叛逆賦役  
重數內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光祿大夫案行宣暢恩  
澤惠此下民勿為煩擾

兩漢詔令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卷二十

宋樓昉編

東漢八

質帝五

閔雨寬恤詔

永嘉元年五月  
梁太后臨朝

朕以不德託母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憂心京京故得禱祈明祀冀蒙潤澤前雖得雨

而宿麥頗傷比日陰雲還復開霽寤寐永歎重懷慘結  
將二千石令長不崇寬和暴刻之為乎其令中郎官繫  
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須立秋郡國有名  
山大澤能興雲雨者二千石長吏各繫齋請禱竭誠盡  
禮又兵役連年死亡流離或支骸不斂或停棺莫收朕  
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賴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無  
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卹以慰孤魂

定三陵序次詔

五月

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為萬世法

寬案驗微罪詔

本初元年正月

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鴻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

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  
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今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  
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灾責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  
作育徽敬始其勅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

賑濟廣陵九江郡詔

二月

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  
者委尸原野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為之况我  
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節賑濟之危掩骼埋胔之時其



兩漢詔令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卷二十一

宋樓昉編

東漢九

桓帝 十六

嚴選舉詔

本初元年七月

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恒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

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  
師屢出百姓疲悴困於徵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  
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  
乃得參選臧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  
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

減作陵者刑咎月數

建和元年四月

比起陵塋彌歷時歲力役既廣徒隸尤勤頃雨澤不沾  
密雲復散儻或在茲其令徒作陵者減刑咎六月



太后增封濟北王次詔

濟北王傳

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  
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  
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  
用德章厥善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增次封五千  
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

日食寬恤詔

三年五月

蓋聞天生蒸民不能相理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

於下則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象間者  
日食毀缺陽光晦暗朕祇懼潛思匪遑啓處傳不云乎  
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昔孝章帝愍前世禁徙故建初之  
元並蒙恩澤流徙者使還故郡沒入者免為庶民先皇  
德政可不務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于今歲凡諸妖惡支  
親從坐及吏民減死徙邊者悉歸本郡唯沒入者不從  
此令

葬朽骨詔

三年十  
一月

朕攝政失中灾眚連仍三光不明陰陽錯序監寐寤歎  
疾如疾首今京師廝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  
甚違周文掩骼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  
三千喪主布三匹若無親屬可於官墾地葬之表識姓  
名為設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  
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稟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  
以康我民

追褒周舉詔

三年見  
周舉傳

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式閭  
以光賢哲故公叔見誅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  
後昆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倅夷魚忠踰隨管前授牧守  
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在禁闈有密靜之風  
予錄乃勲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  
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良為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  
用錫爾祉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  
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太后歸政詔

和平元年春

朕素有心下結氣從間以來加以浮腫逆害飲食浸以  
沈困比使內外勞心請禱私自忖度日夜虛劣不能復  
與羣公卿士共相終竟爰立聖嗣恨不久育養見其終  
始今以皇帝將軍兄弟委付股肱其各自勉焉

改元和平詔

是年正月己丑

曩者遭家不造先帝早世永惟太宗之重深思嗣續之  
福詢謀台輔稽之兆占既建明哲克定統業天人協和

萬國咸寧元服已加將即委付而四方盜竊頗有未靜  
故假延臨政以須安謐幸賴股肱禦侮之助殘醜消蕩  
民和年稔普天率土遐邇洽同遠覽復子明辟之義近  
慕先姑歸授之法及今令辰皇帝稱制羣公卿士虔恭  
爾位戮力一意勉同斷金展也大成則所望矣

申明輿服制度

永興二  
年二月

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災異之降必不空發勅已修  
政庶望有補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郡

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禁郡國賣酒詔 九月

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涌水蝗蟲孽蔓殘我百穀太  
陽虧光飢饉荐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為飢餒者儲天下  
一家趣不糜爛則為國寶其禁郡縣不得賣酒祠祀裁  
足

封單超等詔 延熹二年八月

梁冀姦暴濁亂王室孝質皇帝聰敏早茂冀心懷忌畏

私行殺毒永樂太后尊親莫二冀又過絕禁還京師使  
朕離母子之愛隔顧復之恩禍害深大罪釁日滋賴宗  
廟之靈及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官唐衡尚書令尹  
勲等激憤建策內外協同漏刻之間桀逆泉夷斯誠社  
稷之祐臣下之力宜班慶賞以酬忠勲其封超等五人  
為縣侯勲等七人為亭侯

遣居車兒還單于詔

延熹元年  
南匈奴傳

春秋大居正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單于



策馮緄

五年見馮緄傳

蠻夷猾夏久不討攝各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走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前代陳湯馮博之徒以寡擊衆郵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已命有司祖于國門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敷淮濱仍執醜虜將

軍其勉之

詔旱灾郡勿收租

九年正月

比歲不登人多飢窮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  
州尤甚灾異日食譴告累至政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  
大司農絕今歲調度徵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  
責其灾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

陳蕃太傅詔

永康元年  
見陳蕃傳

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固王業前太尉陳

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

封陳蕃詔

同前

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太傅  
陳蕃輔弼先帝在內累年忠孝之美德冠本朝寒慄之  
操華首彌固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

三才圖會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兩漢詔令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卷二十二

宋樓昉編

東漢十

靈帝二

詔問蔡邕災異

光和元年七月蔡邕傳

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群公  
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

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  
諱具對經術以阜囊封上

追策楊賜

按本紀中平二年十月書楊賜薨而本傳賜策在九月既云追策不當反

在薨前當以傳為正

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  
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遂階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  
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  
五登袞職弭難又寧雖受茅土未答厥勲哲人其萎將

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  
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

兩漢詔令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卷二十三

宋樓昉編

東漢十一

獻帝四

原輕繫詔

初平四年夏見董卓傳本紀在六月

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  
合天心欲釋寃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

儒生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

初平四年九月

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人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

報有司請建長秋詔

興平元年何皇后紀

朕稟受不弘遭值禍亂未能紹先以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禮章有闕中心如結三歲之感蓋不言吉且

須其後

廢伏皇后策

建平十九年伏后紀

皇后壽得由卑賤登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茲既無任  
如徽音之美又乏謹身養已之福而陰懷妒害苞藏禍  
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郝慮持節策詔其  
上皇后璽綬退避中宮遷于它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  
未致于理為幸多焉

兩漢詔令卷二十三

東漢詔令後序

河汾王仲淹續書以存古欲取兩漢制詔接虞夏商周之緒君子議其僭雖然世有華質道有窳隆則一代之號令文章亦與之為升降若周之委曲繁重固已不如商之明白峻潔而所謂灑噩云者視渾渾之風則已漓矣然謂書之後不復有書是誣天下後世也走幼嗜西漢書每得一詔輒諷味不忍釋噫一何其沈浸醲郁雍雍含咀入人之深也暇日常欲掇其散在志傳中錄取

詔令攷其歲月以類相從粹為一編因循未果而吳郡  
林君德祖之書傳焉走可以無述也然東都二百年間  
王言帝制雖乏西京渾厚之氣若光武與隗囂公孫述  
竇融等書則有以見心事之磊落焉敕鄧禹馮異岑彭  
等書則有以見機神之英悟焉頭鬚為白之言平定安  
輯之訓與夫責劉尚以斬將弔人之義有以見不得已  
之心焉驚河西感市掾不待識者而占其中興矣明章  
二帝雖不逮前烈然永平即位之詔有曰萬乘至重而

壯者慮輕元和擇吏之詔有曰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小心畏忌厚惻怛藹然見於言外而所與東平王酬荅者讀之使人流涕也和安以降政出房闈權歸官孺陋矣而勞來勤恤之意猶時有前人之遺風焉是未可槩以為華不副實而併棄之也或者又曰帝王之言出於其心而發於其口故言即其心兩漢以來率付詞臣之手亦何足錄耶嗚呼是又未深攷者爾武帝以淮南王善文辭每為報書輒召司馬相如視草天

水多文學掾光武有所辭荅特加意焉未必無儒生學士相與彌縫於其間也至觀文帝與尉佗書自謂高皇帝側室之子光武以司徒比堯必非代言者之所敢道矣由此觀之漢之制詔非若後世一委之詞臣也竊不自揆倣林君前書之體纂次成之目曰東漢詔令非敢傳之他人亦聊以備遺忘與我同志者幸訂正而刊削之母以河汾譏我嘉定十有五年歲次壬午二月朔

東樓昉自序



光曩侍迂齋樓先生誨席一日讀五代史先生笑謂  
光曰歐公作之命徐無黨註之徐六一門人也嗚呼  
先生之志遠矣先生生死文字間茂製滿家少須蒼  
蕞次第流傳惟東漢詔令成書已久手所勘訂當在  
他書先亟求鈔梓俾與西漢詔令駢行以續成一代  
典章嗚呼先生又豈以此書為身後名哉紹定戊子  
中秋日壻范光識

